

新世纪出版社

我可不怕十三岁

刘心武





刘心武

我可不怕十三岁

新世纪出版社

我可不怕十三岁

刘心武

*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875印张 3插页 110,000字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,350册

书号10430·2 定价1.25元

目 录

看不见的朋友.....	1
笑容.....	12
熄灭.....	22
快乐.....	37
玫瑰与土豆.....	45
八十六颗星星.....	60
公路旁的仙女.....	84
非重点.....	99
我可不怕十三岁.....	116
秋风.....	143
嘉陵江流进血管.....	163

看不见的朋友

笃，笃，笃。

我敲苏岭泉家的门，门没开。

啪！啪！啪！

还是没开。

咚！咚！咚！

这回我是用拳头擂了。

门总算打开了。咦，苏岭泉干嘛不让我进去？他把住门，大眼睛一眨一眨，不等我发话，便咬咬嘴唇开口说：“我知道你准得来。”

我得意地把胸脯一挺，挥挥手里的足球票说：“那还用说！瞧，又有啦！发什么愣，快走吧！”

他把眼皮往下顺顺，提醒我说：“明天考物理呢……”

“唉呀，”我也提醒他，“人家足球大王贝利，明天可就离开北京啦！”

怪事！苏岭泉咽了咽唾沫，硬是一个劲地摇头。他这是怎么啦？

我生气了：“还算好朋友呢！人家辛辛苦苦给你送来了票，你倒端起臭架子来了！瞧，多好的票——紧挨着主席台！”

苏岭泉一听这位置，眼睛顿时睁得杏儿大。他忍不住伸手接过票，仔仔细细地端详起来：我忙催他快走，他却不仅看了票正面的台、排、号，还翻到背面，看个没完——大概连“怀抱婴儿谢绝入场”那句话都看了两遍；我正要伸手拉他下楼，他却舔舔嘴唇，把票退还给我了。

“今天我不看了。”他坚决地说。

“你——”我真想杵他一拳。

“别生气，”他一本正经地解释说，“今天有个朋友在这儿，我们俩说好了——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复习物理。”

有个朋友？什么朋友？苏岭泉的朋友不就是我吕小远吗？语文老师让大伙用“形影不离”这个词儿造句，班上有不少同学造了这种句子：“我们班的苏岭泉和吕小远总是形影不离……”你瞧瞧！

可是苏岭泉今天竟有了新朋友了！什么时候交上的？我怎么事先一点也不知道？

好奇心和嫉妒心使我蹦了起来，我拚命往他家门里探头——要看看他这个新朋友究竟什么模样。苏岭泉见我这么着急，便索性把门敞开，让到一边，笑着

说：“你找吧——反正你找不着，因为他是看不见的呀！”

我真的跑进去找了一圈，苏岭泉爸爸出差了，妈妈还没回家，哥哥上夜班去了，除了他当然并没有别的人。哼，跟我开这号玩笑！什么“看不见的朋友”，存心气我！我还要气气你呢！

我跑出他家那个单元，皱皱鼻子，大声对他说：“你不看活该！我找王晨看去！”说完，真的一扭身下了楼。谁都知道王晨对足球一窍不通，我故意这么说，好叫苏岭泉心疼：“这么棒的球票，给了‘球盲’！”

我还真把票给了王晨，王晨还真愿意去——他说要在一个月里摘掉“球盲”的帽子。不过王晨可是班上的物理课代表，他拿到票以后刚说完“谢谢”，就紧接着问我：“你物理复习好了吗？明天可别考糊了呀！”

我昂起头来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考不糊！我早都复习好啦！”

这当然是撒谎。不过我想也用不着脸红。明天早点起床不就得啦！如果我四点就爬起来，那到七点半不还有三个半钟头吗？那点物理公式有一个钟头足能背熟啦……

谁知这场球赛很晚才结束。我回到家已经整整十点半。第二天，我并没有梦见射门就醒了。一睁眼可

吃了一惊：七点四十！在妈妈的唠叨声里匆匆忙忙扒拉完稀饭，挎上书包紧往学校跑……不用说，当天的物理考试果然考糊了——不及格。而王晨呢，依然是一百分。苏岭泉得了个八十六，就他来说，还真是个挺大的进步。

事情过去也就算了。我和苏岭泉也还是好朋友。我们每天一块上学，放学后一块踢小足球。当然啦，过去我们总是一块回家，现在在回家问题上，开始不那么“形影不离”啦。好几次，他都是射中了三次门以后，把搭在足球门上的衬衣和书包一抓说：“好啦！该回去啦！”还一个劲叫我跟他一块走。他的球瘾怎么衰退得这么厉害呢？我听也不要听他的，尖着嗓门吆喝其他伙伴：“嘿！快开球呀！”总要踢到天麻麻黑，剩得只有三、四个人了，这才往家走。

这情形很快被班主任方老师发现了。她虽然是个才二十几岁的年轻老师，可工作非常努力。有一天她找我个别谈话说：“如今苏岭泉能做到该玩的时候玩，该学习的时候学习，你怎么就老是一玩起来，便什么都忘了呢？”

我低下头，没了词儿。于是方老师耐心地给我讲起了道理。我心想道理谁不懂：“应该把学习放到第一位……”还不是那么一套。方老师滔滔不绝地讲着，我表面上装出听得专心的模样，其实却走了神——我

一再地琢磨：对面糊墙纸上那块水渍，究竟象只鸭子，还是象个茶壶？……

“……说到底，道理你都懂，可你就缺那么一股咬牙照道理去做的劲儿！”方老师轻轻拍着我的肩膀，所以我听清了这两句话。

我向方老师保证，今后一定不再这么贪玩，然后就回家了。一路上我想：苏岭泉为什么就能进步呢？难道，真有个什么“看不见的朋友”在帮他？……

又过了几天，是个星期日。一大早苏岭泉就找来了，他说：“嘿，小远，咱们去陶然亭公园……”我一听便跳了起来：“快！用百米速度跑去吧——要不，该租不上船啦！”

他一把抓住我胳膊说：“别急。咱们不划船，咱们钓鱼吧！”

陶然亭公园倒是新开辟了个钓鱼区，可那里净是个老头和学究一号的人物，我可不乐意——

“去吧去吧！”苏岭泉搂住我肩膀，边劝边把我往外带：“方老师找我谈啦，让我别甩下你不管——瞧，这不找你来啦？一块钓钓鱼嘛，我以前也没钓过，听说可有好处啦……”

“有啥好处？”我嘟囔着说。“反正我又不爱吃鱼！”

倒是妈妈从厨房里跑出来说：“好处多哩！起码

能治治你那个坐不住、定不下心来的毛病！”

等我和苏岭泉坐到陶然亭钓鱼区的湖边柳荫下，我才尝到了钓鱼的滋味——敢情真跟吃药那么难受！这差事可真不合我的脾性——在这公园里，可以进行好多种充满强烈动作的有趣游戏啊：划船，荡秋千，往山上冲锋，到天然游泳池游泳……可我们偏偏要象个白胡子老头似的，斯斯文文地坐在小马扎上，守着似乎永远不可能有动静的钓鱼杆，等那不好吃的鱼慢腾腾地来上钩！

奇怪的是，苏岭泉也是有名的“坐不住”啊；上学期听劳动模范作报告，别的同学就能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听到底，就是我和苏岭泉，倒不是不愿意听劳模伯伯讲话，唉，屁股在椅子上一个劲地转磨，硬是坐不住呀。结果，他鼓捣上了钢笔——卸了装，装了卸；我呢，用转笔刀背面的小镜子往天花板上照反光——不用说，散会以后都挨了方老师批评。可今天苏岭泉怎么竟坐住了呢？

苏岭泉见我坐在一旁不住地扭着身子，便从裤兜里掏出一本《少年文艺》递给我说：“要不你看书吧。你那鱼漂要有动静，我就告诉你！”

嘿，要看《少年文艺》，在家坐在躺椅上看不是也可以吗？既然来到陶然亭公园了，不到处游游逛逛，跑跑跳跳，够多憋气！

让苏岭泉自个儿去看《少年文艺》吧，我可得活动活动！我站起身来，沿着湖边挨个儿到那些钓鱼迷们身旁去参观。开头，我兴致勃勃，因为发现了许多有趣的事：有人用小香脂盒作成了响铃；有人的鱼饵盒里装着活的蚯蚓；有个黑脸堂的伯伯已经钓上来一条鲫鱼儿，正搁在他那个小铁桶里游呢……可是，渐渐我就发现，钓鱼的人们都很讨厌有人走近他们去参观，尤其不乐意你跟他们说话。我提了五、六个问题，只得了一两句不超过三个字的回答，而且黑脸堂伯伯还朝我翻了翻白眼仁。我赌气回到苏岭泉身边，噢——敢情他也还是坐不住，我发现他手里的《少年文艺》歪到了一边，正伸长脖子望着湖对岸，仿佛就要站起来到那边打听个究竟——我朝湖外岸一看，嗨，啥时候围上了一大群人？隐隐约约传来一片嘈杂声，是有人在吵架？还是有人在表演？

“嘿，跑过去看看吧——咱们的鱼杆丢不了——走！”我招呼苏岭泉。

苏岭泉眨眨眼，把坐姿调整得更端正，捧起《少年文艺》说：“不。我要摘掉‘坐不住’的帽子。只有练出坐得住的好习惯，才能上好每一节课，听好每一个有意义的报告啊……”

我可是跑到湖对岸去了。原来正在演出一个宣传新时期总任务的木偶戏。我津津有味地看完整个演

出，直到流动演出队转移到别处去了，才回到苏岭泉身边——他竟还傻乎乎地坐在那里，眼睛望着水里的鱼漂。

“你可真坐得住呀！”我忍不住问他。“真奇怪——你怎么就坐得住呢？”

“因为——看不见的朋友帮助了我。”苏岭泉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我使劲摇晃他的肩膀：“你那朋友究竟叫啥名儿？你要不告诉我，我可不饶你——”

苏岭泉站了起来。开头那表情里满是打算告诉我的味道，可是，忽然他又眨眨眼，改了主意。只见他叹口气说：“我那朋友对我还有意见呢，因为有时候我对他不大亲热……其实他的名字谁都知道，方老师就常提到他，你肯定早就听说过……”

嘿，他倒跟我卖起关子来了！我正要伸出手膈吱他，突然，我那根鱼杆猛地颤动起来，我也就立刻饶了他。我俩欢天喜地地扑上去，四只手一块抓起了鱼杆。嗨，果真钓上一条“柳叶窜”来！

因为沉浸在钓到鱼的欢乐中，直到回家，我也就没再问起那个神秘的朋友的名字。

两个月过去了，苏岭泉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，不仅学习成绩大有提高，而且组织纪律性也增强了。比如说听报告的时候，再也没有卸、装钢笔一类的小动

作了。我呢，在苏岭泉、王晨他们的带动帮助下，也有了一些进步，物理课测验也得了个八十分。

可是我总有点好奇，苏岭泉的那个看不见的朋友究竟是谁呢？

进入期末考试阶段了，苏岭泉家里突然热闹起来——他姨姥姥带着一对五岁半的双胞胎孙儿从上海来了。这两个男娃娃别提有多淘气，苏岭泉放学一回家，他们俩就一个抱住苏岭泉一条腿，这个要他给叠飞镖，那个要他给讲故事——你说他怎么复习得好功课！

这天放学，我和王晨招呼苏岭泉一块回家，他摆摆手说：“我先不回家；我到首都图书馆去复习功课，家里两个淘气包太吵人了。”

好家伙，首都图书馆离我们那儿可远了，坐电车得七个站头。

王晨劝他说：“别去啦！你嫌家里吵，到我家来复习功课吧！”

我也说：“哪儿也比不了我们家安静呀！你来跟我一块复习吧！”

苏岭泉解释说：“爸爸、妈妈都支持我去图书馆，让我买了月票。不是我不乐意跟你们一块复习、互相帮助，因为……咳，因为呀，我想跟那个看不见的朋友结下一辈子的交情——你们监督我吧，看我能

不能坚持作到风雨无阻！”

瞧，又是那个看不见的朋友！人家两人还要结下一辈子的交情！

这以后，我还真监督着苏岭泉。今年夏天也真怪，很少有风，更少下雨，热得出奇，放学以后，谁不想找个荫凉的地方玩会儿，可是苏岭泉还真能作到冒着灼热的气浪，天天坚持去首都图书馆——他说在那儿不但可以静下心来复习功课，还可以借看不少有趣的书报，增加许多有益的见识。

这学期结束了，苏岭泉从一个中等水平的学生，成了一个三好学生。我们班数他进步最大。方老师把我找去谈话，问我：“你谈谈看，苏岭泉跟你原来是一个水平，为什么后来进步这么大？”我眨着眼答不出来。方老师启发我说：“是你思想上糊涂，不如他明白吗？我看不是，他懂得的道理你也懂得。是你不愿意克服缺点、天天向上吗？也不是，你跟他一样有进步的愿望。那么究竟是为为什么呢？”

我告诉方老师：“这是因为——他交上了一个看不见的朋友！”

方老师笑了，点点头说：“对哇！人人都该爱这个看不见的朋友，都该跟他形影不离！”

我忙问：“可这个看不见的朋友究竟叫什么名儿啊？苏岭泉老是不肯痛痛快快地告诉我！”

正说到这儿，苏岭泉笑嘻嘻地走来了。他解释说：“方老师，我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存心卖关子，我是怕一下子说得明明白白，可又交不成这个朋友，闹个半途而废……”

我一把拉住他说：“这下你当上三好学生了，可该告诉我啦！”

苏岭泉拍手笑着说：“告诉你——他的名字就在《新华字典》505页第17个字上！”

方老师见苏岭泉回答得这么有趣，笑得两眼成了两弯月牙儿。

好，咱们就一块儿翻翻《新华字典》吧——当然，也许你早已猜到，并且早已交上了这个看不见的朋友——“毅力”。

笑 容

我的邻居，初中三年级学生王丽蓉，一个圆脸蛋的胖姑娘，经常来找我，跟我讨论一些写作上的问题。她热爱文艺，经常写点小说一类的东西。

这天她忽然说起班上的数学老师：“一点也不典型！您看小说里的那些老师，脸上总挂着和蔼可亲的微笑，对缺点顶多的学生，也能表扬为主……可是他呀，瘦长脸上难得有个笑容，你就是连着得了三个100分，他也不一定表扬你！就拿对我来说吧，您知道，我爱文科，可数理化也学得不错，昨天发下数学期中考卷，我头回得了100分，总比以往的八、九十分强吧。他把我找去个别谈话，我以为他要大大表扬我一番呢。谁知他脸上连个最起码的微笑也没有，只是冷冰冰地跟我讲了一番：这道题你作对了，可用的方法还可以再灵活一点；那道题你作对了，可函数图象还可以画得更工整一点……末了还慢吞吞地跟我说：知道你偏爱文科，数理化学成这样很不错了，希望你不要过早地有所侧重。你们这个阶段，每门课学

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，都该学得好上加好……”

我忍不住打断她的话头说：“这老师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她摇晃着小辫笑了：“倒也没什么不好。反正不典型——不能写进小说！不光我一个人这么想，同学们也都觉得他才那个了——怎么老没个笑脸儿！”

我同她争辩起来：“谁说没有笑容的老师就不典型？我可不这么看！而且，你让我想起了我上高中时候遇到的语文老师……”

王丽蓉感兴趣地说：“他怎么样？也没有笑容吗？快讲给我听听！”

我点点头，讲了起来——

那老师姓章，教我的时候，大概还不到四十岁，可已经有点秃顶了。胖胖的身材，细长的眼睛，说话略微带点东北口音，穿着非常朴素。说他从来没笑过，那也不符合事实；不过他的脸上的确很少挂着笑容，即便是给我们讲安徒生的童话《皇帝的新衣》，大伙笑得前仰后合，他也仍然满脸严肃，只是略作停顿。等我们笑完了以后，他清清嗓子，冷静地引导我们一起总结它的中心意思。

说来也怪，这样一位没有笑容的老师，他讲的课却很受我们欢迎。打个比方，他的课初听似乎滋味不